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七八二號

據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
清雍正十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江西通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一版

江西通志

共八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F

電話：七四一五四三二〇九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三號

宋

跋顏魯公靖居寺題名後

歐陽修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
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貶
破州負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
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
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破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破
遂貶吉而史書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歷三年始移
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跋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一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
大字予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
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
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予初
亦頗以為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
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跋饒州甘棠館題名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
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其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
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休矣至於登高望遠旅行
往來慨然寓興于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
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

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史傳載之詳
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庶幾復出以見於
世其為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
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
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子於
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閱夫人之甚好名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蘇軾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
復見記乃爾拳拳邪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
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
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
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二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
邱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
書為樂相視莫逆至于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
不愧于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于壞壁間字浸漫滅惘
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黃庭堅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
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疊疊
似教似諫依于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

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蒼天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騁騁見其忠厚之氣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航荆江畧洞庭涉修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三

伯氏元明于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子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掩淚握手爲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髮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能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囂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歎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爲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邪將安之邪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子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土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

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爲鳳凰稂莠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免別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陸游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畧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謂吳氏捐貲以爲社倉凶歲免民于死徒其有德于人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嗇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旨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遣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記述予慨然歎以爲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

跋荆公詩

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

題折桂院行記

朱子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此未足觀稍上當益奇因道子行深竹中竹盡得大皇背負五

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紫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爲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屠法今客大洪山云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沅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 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幹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於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感歎慕低徊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五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樂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堂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已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旣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歎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相焉焚斲之餘生意殆盡

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凜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輦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雜植杉柏以髣髴前賢之遺意則旣非時而熹亦以瘖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子之志也夫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放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微之家尚藏其手鈔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六

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綢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子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于其側歲時勸相聞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

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于子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陸九淵

象山西北瀕溪溪有渡曰石龜火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史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已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未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嘗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為大歷元年然大歷改號在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七

之君坑實折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子為跋子觀唐于今為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為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跋歐陽君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黜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詞必大又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哀次事始末里中文士鄧名世亦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八

誌其藏將并刻之按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晞顏慕蘭者先是鄧庠繪晏元獻公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祠於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邪德明弟衡子飛黃堦黃怙皆蒙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

跋鄭威愍公事

楊萬里

近世培養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全軀買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歷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太臣指諸老為邪奸挫摺銷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

國如威愍鄭公者此固前日奸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之大臣所銷泯不盡者邪意慶歷元祐之奸邪可少哉至於銷泯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難公名驥字潛公廬陵楊萬里書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子頊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下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他詩文亦然即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山谷筆記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篇因附所聞於後予嘗見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王衣銘云蠶事苦女工難得新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三藝文九

跋范文正公集後

宋棊煥

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并志之番陽郡齊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僚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遺集附於後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彙

文天祥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于紹興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

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歎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于君所觀者識者于此又重為世道感

鷺洲書院記跋

謝枋得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為基創為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于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序者十一為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嘗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為寺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三藝文十

元

題金谿吳節婦黃氏訓子詩後

吳澄

金谿新田前貢進士吳君叔可甫第三子泰發之婦黃氏年二十七而其夫遠賈溺死黃氏守共姜之誓長其二子一女俾有室有家年且五十矣作教子詩三十韻以勗其子暨從子辭義蔚然不忝曹大家節操文學兼有難已其從孫綬錄以示子子嘉歎焉子仲子某之婦亦生于至元壬午及至大

已酉子子喪時有孫男一孫女二少者才二歲今各嫁娶畢此婦與黃氏德頗同但不能文耳

跋胡剛簡公奏藁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十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于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于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公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爲危辭又不牴牾時宰而貽害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十一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于吾言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于王戎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花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闢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于評者劉時中王豈巖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官府學校之間大率視如傳舍苟且以俟代去孰有視如家事者哉進賢學產隱沒

虧折前後學官安視而不經意教諭萬君始搜括究意悉革其獎學計頓增然萬君能復其舊而已非有所增也什一中正之賦通古今可行至今官之取於民者不過此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耕者不堪逃亡荒廢者過半於是官抑配於富戶以取贏焉產與公田一也其賦雖不能如什一之輕幸未至如豪民之取而姦民或增租入以餌職掌之人而求奪佃子提舉儒學時凡若是者必沮遏夫萬君有功於進賢之學而子慮規利者不知大體緣是以增租爲能則是厲民以自養也其可乎故題其碑之陰一以示勸一以示戒云萬君有理財之長視官如家爲洪郡學錄值洪學弊極子欲移其施於一邑者試之於一郡而同列不悅之遂不果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十一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劍買牛犢史傳以爲美談吾樂安何侯初登進士科尉廬陵已著吏能署臨江錄曹任彌進彌優及宰興國建安湖書院于邑之衣錦鄉敦以詩禮能化一鄉素不可化之俗訖今不復弄兵雖漢之循吏何以尚茲於呼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高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如此以天下之大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於斯世豈小哉天下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百布滿郡縣哉侯諱時字了翁人稱見山先生采李侯之同年進士安撫江南西辟侯主管機宜文字朝命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事不及上

未幾銜石填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人市藥民間數年後還家以壽終

題遺廖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廿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革之會子死于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既弱冠哀其父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于叢冢間聊慰其心焉零丁徒步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銜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寧無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母姑鄧得年九十九郭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三

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俊家禍雖慘而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子謂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窺鑽故紙諷誦陳言而已乎孝弟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為知學而倫紀墮散曾飛走之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為可也有人偽作子語以貽人俊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諭於子為書此以黜其偽云

跋麓泉記後

程文海

吁余明可工小兒醫求予書麓泉二字扁其所居之室吾友吳幼清為記復求予言今之術者曰醫也星命也地理也談相也星命地理與夫談相者口舌為大耳精不精未害也惟醫不可以不精而其計效目前亦豈如星命地理與談相之迂且誕乎哉古者醫師之職歲會其成十全為上失三失四者下矣漢詔聞倉公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所受學受學幾何幾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誠以醫者人命生死之所係要非可虛譽求也吾家孫子三歲而病謁諸醫或曰驚或曰風明可一見曰此傷暑也飲以一劑而愈吾弟女子方一歲而病瘍既苦河魚三日諸醫却立明可飲以三劑精神如常時他小兒賴明可而活者復多計明可出入城市其所療所全當不可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古

縲數惜未有記之者自今以往某病某證以某藥已錄而記之他日詔聞執此以往而不在區區者之一言也
跋魚山李氏社會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予歸母喪于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今不廢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世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豈偶然哉

書蕭煥有臨江為政碑後

劉 誥

子舊聞古人平反輒為反覆數過喜快若親見又恨今世無復見此人及見其斥鬼神破妖異則又疑史氏或採撫之過今觀蕭君煥有臨江所為政則知古今人真無不相及而史

皆信史也夫知屈抑而不敢言見像偶而輒下拜皆怵于禍福也天下惟不怵於禍福者可以行其志天下惟學而有守者不怵於禍福蕭君之政通幽明而無間其要不越于學耳今方閉門益究經史則其政未可量也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蕭君有焉

跋曾氏世譜後

虞集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為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五

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之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古今文肅貴為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于大宗之微意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

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于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于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于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于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亦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六

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可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矣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為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為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于天下而貽永于後來矣

書曾氏家譜後

黃潛

韓魏公有言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牒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賴人

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宦遊南海上最久一日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于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牒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于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傳焉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霸內外之略君臣父子之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正也而況故老襲傳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七

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與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茲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雒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明

劉參軍黃牒跋尾

宋 廉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閭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義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七

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眞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演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有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

者之疑云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其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秦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二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佳廬結社圖跋

右佳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一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九

躡履樞衣笑指元亮者畢頡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

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公不共時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往往不任托爲方外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放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丸耦進而分粘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十

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身老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書孫氏復姓文後

劉崧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某之曾祖某姓孫氏宋季為光州團練使驍勇有氣節屢戰却元兵及援絕城陷死之有子方襁褓其母娣之夫曰張某者憐之竊負以渡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二 藝文

五

江因鞠為己子由某至某冒張姓者三世矣人無有知之者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局於義而不忍白他日啓孫生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後張氏而令仲子復本姓焉繼而啓孫即世長子亦卒遂不果後若干年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盡滌累代之陋弊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冒姓者許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明德慨然追念先祖之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快怏恒若有不懌然者大夫士咸為文以贊美之又從而釋之大槩以為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可得而復張之嗣不可得而繼也奈何是孫氏之幸寧非張氏之不幸歟有為之推受姓命氏之始謂孫與張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之賢者為之立後以報之其所以為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

矣余竊以為不然當光州危難傾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顧利害保抱遺孽而撫存之者固為孫氏計非為張氏計也則今之復本姓也雖孫氏遺澤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心也不幸張氏死無後孫卒不能不為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所屬天固不得而違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以已無後為顧慮即深閉而固拒之是乘人之危以利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為也天也天其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統系者以一源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耳今明德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又欲於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啻源委之方別又決而自淆之母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為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推擇於張氏之族屬為之立後而繼之可也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五

張氏而無人焉則奉其主以祔於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為別室以專祀之又時省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孫知有孫氏實自張氏始顧不躓歟苟孫氏之緒永傳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不敏請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兒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傅朋以法書名一時嘗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以為為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游豫章見滕王閣三大字雄麗平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傅朋筆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雷公堂見堂左塵壁石碑數段拂而視之有吳說書小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為所未

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即傅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模榻以歸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勝王閣則既淪夸爲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真蹟之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客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乃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者西美爲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湯氏者此帖蓋李氏女攜以歸湯氏者也紙背有李氏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蘊藉自二王帖中來無一毫窘拂之態蓋其濯磨陶煉清潤道美卓成一家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即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慨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藩鎮名姓鉅麗可與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朋情旅寓草草數字乃能寶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子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書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後九十三年爲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比平思訪文丞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蓋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偉烈而不可見旣則會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之令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嗟峨閭門北集杜感興絕句一首凡二十有八字復摹公像於左方裝潢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郡城於鄧侍郎孫謙所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寄其舅氏曾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

草書大冊五十首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等當時丞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大夫之寶藏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筆勢頓挫勁拔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本又加大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珠元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珠盈握而光價充溢自不可少而或者以爲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髮而較之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像者莫不快靚以爲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之傳有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其敦行尚義蓋有自云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書

書胡忠簡公家書後

胡儼

右宋廬陵胡忠簡公澹庵先生手書一通在新州時寄其兄之書也公十一世孫今翰林侍讀光大出以示儼且屬題其後古人尺牘若魏晉諸賢寓情翰墨流芳金石者世多有之君子知愛之矣至于此書非徒愛之則必爲之起敬者重公生平忠義也當宋南渡國勢微弱秦檜柄用以王倫使金主和議該國有識者皆知其非然鮮有出口排之懼櫻禍也間或論其非計明復讎之義者則亦未嘗指出檜等以鋤其根株公獨奮然抗疏不與檜等共戴天包羞含恥以求活危言讜論毅然于朝廷之上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至今讀之令人竦然蓋公於時知愛君父豈畏檜等知有國家豈計死生禍福也哉先正有云故廬陵若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

胡忠簡公文丞相皆有宋國之元氣也自公之貶金人以千金購其疏得之大驚遂退師由此而言公之於宋豈非元氣乎身雖連貶而國體存君父尊則公亦何惜於貶哉今去公之世三百餘年矣而此書尚存友愛之義骨肉之情諒然乎言意之表未嘗有一毫悲苦流落之態非樂天知命者不能也他人觀之且知所重況公之子孫乎宜乎光大之於此書拳拳不忘也光大以清才雅量居禁林觀其志行豈尋常涯分之可拘哉嘗與儼誦公新州及望海臺詩慷慨擊節飄然有凌雲之氣稱公之賢子孫也故併書之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渙者公之母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三

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穎歸葬吉水葬畢復至穎前後二書皆未發穎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穎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葬觀所以盡衆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跋胡忠簡公封事彙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彙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予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予近于內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為戶部檢

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忠之胡之逐又躋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書元豐類彙後

何喬新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彙五十卷續元豐類彙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後續彙外集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之族孫濼缺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彙外集校定而刪其偽者因舊題定注為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於兵火國初惟類彙藏于祕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為庶吉士讀書祕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趙司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三

業琬始得類彙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訛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於其縣踵訛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校讎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彙無之意必續彙所載也故附錄於類彙之末嗚呼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館閣諸序藹然道德之言其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邪校讎既完謹識于卷末

題跋宸翰錄後

費宏

安成王君璘築祠于家祀其始祖宋直閣瀘溪先生錄乾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祖參政諱芳孫

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乃父寧陵令諱孟常言
德正統間所受誥勅通為一帙題之曰宸翰錄蓋瀘溪之王
自先生始著而參政以下實其嫡派此錄所由作也磷之子
和游太學間示子求題予竊高先生之節槩而喜其嗣世之
盛不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初授迪功
郎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瀘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
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啖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
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
要為天下奇之句涼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
某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為紹興二十五
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
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受左宣教郎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三

直敷文閣仍予祠祿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
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廢二詩有萬卷不移顏
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顛要力持
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為世推重久矣乃以微言
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錄亦在散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
為世道深慨也夫逆檜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瀕死
猶進爵為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
善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于若教氏之鬼矣如忠
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入國朝胡文穆公為內相掌機
務而王氏則大參以下御史至憲副主事至方伯寧陵之外
為副郎者一為州守者一為縣令者五為學職者二褒勅之
寵上暉映于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于桑梓何其盛哉今磷

能剗祠割產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駸駸光榮又將
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
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槩自勵而無怠云

讀書臺題識

王守仁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
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
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然親統六師臨討
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
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于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題復東林寺碑後

王世貞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為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
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俸書碑時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 藝文 末

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變道勁為文弱亦可愛
矣

錄危集曾子白文書後

傅占衡

偶遊僧庵遇曾蘊魯談危太樸事因告子陶源曾氏家譜中
有太樸所為曾堅子白墓志予以太樸文集湮沒散見者亦
罕欣然請觀蘊魯抱之來果見危志二篇其文雅健有法為
元儒筆不謬而堅子仰即景濂集所亟稱其人者于是始知
曾氏之在臨川者傳家如此又得子白上吳文正公等書則
其力學能文用意高遠蓋以文定文昭為師而撫志雖辟舉
表有其名不為立傳可惜也又有葛元詰與堅書及黃公潛
宋學士諸文子特取其無集可見者錄之而稍抄其譜譜稱
陶源自南豐而上泝周漢之間以為始祖鄒太子巫生天大

生阜阜生葳葳生參參生元生西西生欽欽生尋尋生樂樂
生羨羨生遐遐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凡十九
世據則所稱不仕王莽避地豫章居廬陵吉陽鄉者也文定
時嘗求族譜敘於歐陽公公復書謂世次久遠難詳而都鄉
侯年表以封趙頃王子景未嘗有樂據姓名是矣然歐公謂
自元至樂似非曾孫自樂至據亦非四世今按陶源譜則自
元至樂乃元孫之孫自樂至據乃七世者蓋文定得歐公書
後而其家始改正之者也文定答歐書末云所示世次敢不
承教而加詳焉疑當他有所參證必無妄造名字以傳合年
數之理而稱都鄉侯者猶不敢刊去蓋先祖傳聞已久不得
而輕廢之歟歐公又言鄒子之後不皆姓曾今絕無作鄒者
予亦竊疑譜中稱天爲巫之子阜爲天之子者皆無明文如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藝文

无

昭元年傳叔孫歸自晉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其下載曾天曾阜相答雖各爲其主都不似父子間語也若
阜爲太子巫之親孫莒人滅鄒正曾氏仇國魯雖以伐莒見
討于晉而阜遽曰賈而欲羸而惡羸乎對父詬誶不啻匹仇
豈人情邪然則天阜之爲父子與其出於巫而生葳皆未可
信也作曾氏譜者宜依博士志銘直祖葳參而闕其所自出
之祖可耳

國朝

書陳陶詩集後

陳宏緒

吾邑香城寺西有陳嵩伯陶書院一稱讀書堂陶詩所謂祇
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者至今僧衆傳誦予讀英
華類選諸編得陶詩頗多手錄一帙欲共施希聖雜韻合梓

之題曰西山二隱詩尚苦搜羅未廣藏之篋笥甲申秋抄偶
過故書店張氏有費君闡如唐雅刻陶詩四十餘葉持歸合
之前所手錄幾已無遺獨希聖存橐寥寥遂以此集先授劄
刷常李璟南遷吾郡陶獨高卧厭原求一聞其警歎不可得
況于齊邱之瑣瑣而欲網羅中原麟鳳豈可得哉世謂陶頗
諳星歷蓋有所窺于元象逆知南唐將亡事或有之然而羣
小進用政事不修朋黨比周爲禍陶固不必決之甘石之書
矣晚唐詩佳處在于纖巧俊逸而或失之堆積濃艷輒令人
迷悶不可耐溫庭筠有其妙亦有其累其累之尤甚者莫如
陶然遇其瑰響驟發傑思突來如雞鳴曲隴西行諸篇亦千
古之絕調也吾邑多奇士如陶又其最奇者空山流水日把
其詩吟咏如見其人于古松頽石之間何知紅塵十丈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三藝文

手

書城守胡君全城碑後

劉青麓

此碑所紀邑庚午三月九日之寇城守胡君道宗全城之事
止載君守陴巡城及大室出走遺物無絲毫失諸事竊以爲
未得君用心所在當日賊勢一日數警至爲危急然尚在城
外腹心重患莫如城內借賊居奇之僞帥蓋我之虛實洞于
彼我之耳目炫于彼我之城池共於彼我服鞋額長刀自擁
聲言助守實則在城皆賊耳縣令老瞶聞警但倉皇走君乞
馬房居住當此之時變在肘腋僞帥故爲好語挑君許假干
人助守以勝則可以徵功官出其下不勝則恣掠而可卸其
罪于賊君乘機即乞兵僞帥曰事急矣郡兵尚須三日望親
往速發僞帥不能却既出盡驅出城內居人止麾下兵二百
激以大義曰朝廷養若輩正爲今日若輩從我乎衆良久不